

夢家存詩

陳夢家著

夢 家 存 詩

陳 夢 家 著

上 海

時代圖書公司發行

有	所	構	版
---	---	---	---

新詩庫第一集第三種

夢家存詩

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每冊實價三角

陳夢家著

上海四馬路

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

中市三百號

目次

自序

十八年至二十年夏 選自夢家詩集

一朵野花

星

雁子

白馬湖

小詩

潘彼得의 夢

二十年秋至廿二年 選自鐵馬集

夜漁

太平門外

致一傷感者

鷄鳴寺的野路

一個兵的墓銘

老人

哀息

白俄老人

西山

影

雨中過二十里舖

黃河謠

廿三年至廿四年

過當塗河

小廟

廿二年作長詩所存

當初

登山

出塞

自序

因為重新編定這個集子給我一個仔細反省自己的機會。十九歲那年冬天我貿然印了第一個詩集，並不顧到將來的後悔。但是有一位先生早早和我說了，年青時候的作品不必等到老就會極後悔的，我們看它就如一羣脫去的贅瘤。現在我快到二十五歲了，這年歲正是一切骨骼與思想長到最正確不移的地位上，正好讓我看看過去自己的作為。我一檢到這些個贅瘤，它們早與我分身，即使它們當中所有的成分，我只覺得有一層不曾洗刷去的餘悔。這些贅瘤它們實在從我身邊脫去了，但爲了一時期的居留，我應該把它們長起的原因告訴人，也對得住錯認它的人們。

這些贅瘤有個相似的外貌：它們都屬於一個節奏，它們都切劃得一般齊整。有人認爲這就是我的好處，是錯了。十六歲以前，我私自寫下一些完全無格式的小詩，又私

自毀了。十七歲起，我開始以格律束縛自己，從此我所寫的全可以用線來比量它們的長短。我敲盡小小頭腦中僅有的字彙，安排所有不必相連的想像，務必寫得極整齊。

這把鎖鍊壓壞了我好多的靈性，但從這些不自由中，我只掙得一些個造字造句的小巧。我還學會了一套『思想』的方式：喝了極濃的茶，吸一捲紙煙，用一雙平衡節度的散步來思索。所有我的詩多半是散步中囁嚅出來的，它們與我散步的走廊或是場地，都有靈感上可笑的蚤緣。它們的姿態一如我的散步，它們沒有它們自己的：它們正要發育，但被這個搖動的桎梏囚住了，彷彿海上所有的波浪一樣的起，一樣的落。但是浪頭常太陽照着時全是金黃的箭鏃，月亮起來，全變了白色的擁抱；而我這些個贅瘤只有一種顏色，最多是迷離不清的霧氣。

它們全在傷感中孕育成的，在發長的時期遭受整齊的割裂，又滲雜了臨時的外景。一個靈感跳來時，我伸手把握它的頭和長頸，這個頭和長頸再加上我無邊的想像，加上我散步時偶爾遇觸的聯想到了遺失了它的本身，不知道它是羊還是鹿。它們早早

被一個命定的形式決定了，那一個頭就是它的身，它的尾。我總是從一個錯綜中抽來一根絲去另組織一個錯綜，正如看到一個羊頭去補成鹿身。又有時候，貪多的心常常在主要一根絲頭以外，又招引來好多不相干的絲頭，這些不同血統的兄弟，在一片織錦上鬧得陸離繽紛。它們——這些附加的——就好像一片花中的敗草。我所寫的詩，往往第一節或最初寫的一首好（它們是真的），其餘的不是羊頭的鹿身，就是花叢中的敗草，或是冒充的兄弟。

我總是急切想要寫成一首好詩，總是有意要寫好詩。這兩個念頭毀了我。我總是站在一塊不堅固的基石上，那些個殘缺的靈感多半是傷感，不是情感。它們一來有俄頃的兇猛，但它们的顏色並不清楚。它們還沒有降生，早預定了它們固定的形象，我發傷自己，發傷靈感自有的率真，給它們一副光滑的鱗甲，人工的發亮。為貪圖這儀表的美麗，它們一出生就連流血都不能。在我詩中，所有光滑與順流利口可頌的字，它們全掛着剖分靈性以後的空息。這些個鱗甲是一隊囚衣。

這雕琢的工程，一直到印鐵馬集時（二十二年）還不會停止。我取樂于山水，慕道星月下的松樹。我細心寫顏色間的拚合和動靜間物事的變置，如『西山』、『雨中過二十里鋪』、『過當塗河』，它們比初期的『太平門外』、『白馬湖』要細緻多了，但它們還只是發亮的鱗甲。二十一年三月寫『老人』這詩，化了足足一禮拜的構思，我有意擺脫所有形式上的羈絆，在意識上，我也自覺滿意。此詩以後，『影子』和『小廟春景』全已經脫開這一切，經過了理性——那比傷感更親切的天賦——的濾瀝。但不幸在我寫『長詩』之時，給了我最大的喪膽。長詩第一節『當初』，一晚就成了，如今在此刪剩六十餘行，保持它的統一；但是第二節『登山』，第三節『出塞』，爲許多人所愛的，却是十天苦心錘煉造作的詩句，它們只是我造作時手臂上暴起的脈絡，是我那時所寵愛的一堆古老的顏色。這時代的評價只顧癖色和一些易激刺一時的傷感調子，這些評價多少也傷害我前半期的所作。寫這首長詩時，我依然不能擺脫，我纔知道單調的格律只可勉強分存于小詩中，在長詩中，它們像一節又一節飛馳的火車車廂，看得人目眩頭昏。

我纔發笑我破濫的步調，它們走慣一條破濫的石子路街，轆而空的。

這二十三首詩是我七年寫詩的結賬。前六首選自『夢家詩集』，次十二首選自『鐵馬集』，最後五首是近兩三年作的。從一百多首中選出它，自以爲比較醇正，而代表相差極微的形式中的各種，依作成年月排比，也好看出前後的變易。『白俄老人』、『過常淦河』和『當初』三首，在選定時俱已刪改。『一朵野花』是此集中最先完成的一首，它代表我不褪薰着前的嫩。

一首『詩』，它本身是個可統系的錯綜的完全，是個透亮的單純，理性濾清洗練後的結核，它和情緒自然的節奏，沒有分別，是個有它自己特性的形象，是不能受半點委曲的解放。這詩要感動我自己，直感動得不由我不坦白誠實的直敘出來；那個『坦白』係是屬於詩自己的，係是詩自己，即使寫這詩的路上經過，也全和這詩的本身剖分不開。這詩，它決不是一組比擬的想像，一組贅緣的聯想，一組不親切的幻想，一組不能自信的盼望；決不是奪目的顏色，好聽的聲音，詩不是畫；決不是頓時湧起頓時又會沉下的傷

感，更不是過分誇張的悲哀。

現在我心中盤旋着一個大愛，這美幾乎是萬仞的石級，需要一層一層爬，仍舊是一種類乎理想的真理能安居。我脫離了小小一簇花，一窪淺陋的塘水，登山望海，我逃不開的幼稚就是這石級上的平臺。我預備辯味一個親切的合理的世界，但此刻我年少貧瘠的手臂還得多多休養。多謝羅蕤，這集詩的選定，大半是他溫愛的鼓勵和談心，使我重新估價，賜我有重新用功的勇敢！

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夢家於北平燕東園

一朵野花

一朵野花在荒原裏開了又落了，
不想到這小生命，向着太陽發笑，
上帝給他的聰明他自己知道，
他的歡喜，他的詩，在風前輕搖。

一朵野花在荒原裏開了又落了，
他看見青天，看不見自己的渺小，
聽慣風的溫柔，聽慣風的怒號，
就連他自己的夢也容易忘掉。

十八年一月大慈縫閣

星

夜夜你祇瞅着我，

像是有一句話要講——

你不說，怕人聽錯，

祇容人自己去想。

果然日子快過馬，

一生該祇學一個乖：

木用去提，那句話

該給他自己去猜。

十九年八月上海

雁子

我愛秋天的雁子

終夜不知疲倦；

（像是囑咐，像是答應，

一邊叫，一邊飛遠。

從來不問他的歌

留在那片雲上？

祇管唱過，祇管飛揚，

黑的天，輕的翅膀。

我情願是隻雁子，

一切都使忘記——

當我提起，當我想到：

不是恨，不是歡喜。

十九年十月南京

白馬湖

白馬湖告訴我：
老人星的憂傷，
飛過的水活鴿，
月亮的圓光。

我悄悄的走了，
沿着湖邊的路，
留下一個心願：
再來，白馬湖。

二十年一月上陸百官故里